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107
14 December 1978
CHINESE

第二一〇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日星期四下午五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冯韦希马尔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成员国: 玻利维亚

富恩特斯·伊瓦涅斯先生

加拿大

巴顿先生

中国

周南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胡林斯基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加蓬

恩东先生

印度

贾帕尔先生

科威特

比沙拉先生

毛里求斯

皮特琴先生

尼日利亚

哈里曼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哈尔拉穆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鲁宾逊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皮特里先生

委内瑞拉

卡拉索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下午五时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 (S/12946)

主席： 我收到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要求参加安全理事会同面的这项问题的讨论。 因此，我提议按照《宪章》第三十一条和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这个提议。

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罗西季斯先生（塞浦路斯）、帕普利亚斯先生（希腊）和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在安理会席位就座。

主席： 我还要告诉安理会，我收到土耳其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他要求邀请奈尔·阿塔莱先生参加讨论议程上的项目。 我提议，如果安理会的成员没有人反对，就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邀请阿塔莱先生。

就这样决定。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手边都有一份秘书长关于一九七七年六月一日至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期间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 (S/12946 和 Add. 1)。 此外，理事会还收到一份 S/12968 号文件里所载的决议草案的案文，这是在安理会各成员国之间进行协商时拟订的。

我现在把 S/12968 号文件里的决议草案交付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 玻利维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加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印度、科威特、毛里求斯、尼日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

反对： 无

中国没有参加投票

主席： 决议草案的表决结果是：十四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安理会的一个成员没有参加表决。 因此决议草案获得通过成为第443(1978)号决议。

安理会现在听取发言。 第一位发言人是塞浦路斯代表，我请他发言。

罗西季斯先生（塞浦路斯）： 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谢谢你和安全理事会的各成员国邀请我代表我国政府再一次参加这一项目的讨论。 我还愿借此机会诚挚地祝贺你阁下担任主席职位。 我们肯定地相信，你高度的资格、你的外交技巧和你的经验在主持安理会的审议工作方面将会有很好的贡献。

我也要高兴地代表我国政府再一次向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为促进联合国的目标及和平事业所作的孜孜不倦、专心致志的努力，表示我们深切的赞赏和感谢之意。 他再次表现出了他的智慧和人道精神。

我们也要对他在纽约和塞浦路斯协同工作的人表示感谢。 我们感谢加林多·波尔大使态度的客观、外交技巧的高超，特别是他对《宪章》的原则的坚守。

如果我不提到奎因将军，那就是我的疏忽了，他在处理这个局势时尽了那么大的力。 我们也应感谢在中东的这一部分的整个和平事业处于这样危险的时刻那些在他的指挥之下为塞浦路斯的和平效力的军官和士兵们。

我们要特别感谢在人力和财力方面作出捐助使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能够办成从而对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的观念表现出值得赞许的奉献的那些政府。

(塞浦路斯)

也许值此际我可以对格莱斯纳先生忘我的服务精神向他表示赞佩。我知道他就要离开我们担任驻联合王国大使，我们祝贺他。

安理会今天开会是为了根据安全理事会原先关于成立联塞部队及其任务的决议的规定，在塞浦路斯政府的同意下把联塞部队的任务延长六个月。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联塞部队）不顾环境的困难，表现非常良好。维持和平行动的任务除了别的以外是守卫停火线和缓冲区并且保护平民。

秘书长的报告指出：

“联塞部队继续为生活在该岛北部地区的希族塞人的安全、福利和健康，全力执行工作”（S/12946，第10段）

当然，它也在同样的意义上在政府控制的地区为保护土族塞人而执行任务，稍后我将说到这一点。

报告继续说：

“联塞部队出入该地区”——土耳其地区，即土耳其军队占领的地区——“仍然受到限制，只能在适当满意的规模上执行人道工作。……希族塞人由北部向南部移动的人数已有增加，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内，共有150人移往南部”。

(同上)

我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有事实证明联塞部队没有行动的自由，它不能执行它的任务——就象报告的其他部分所说的一样。我们得到报告说，虽然曾有一些改善，但现在那儿有更多的侵扰——抢劫、杀害和对生命的威胁——这些使得仍在北部地区的希族塞人的生活非常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其中提到向南部移动的人的数目增加了的原故。有具体的事例——非常重要的事例——显示出当他们向土耳其警察报告说他们受到抢劫、威胁、扔石子和一般性的侵扰的时候，那些提出控诉的受害人就被抓起来受到残酷的拷打，因此最后就不能再有什么人控诉。这是北部地区的情势。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南部地区是什么样的情形。在同一报告中，它说关于在南部

(塞浦路斯)

地区的土族塞人：

“联塞部队继续负责定期访问居住在南部的约两百名土族塞人，以估计他们需要些什么援助，协助他们同北部的亲戚保持关系。 到目前为止，这些土族塞人始终向联塞部队表示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感到满意。 九月间曾经查访土族塞人的住房，发现他们的住房不比希族塞人的住房差。”（同上，第11页，第38段）

这就看出两方对联塞部队的待遇和它们对人权的态度的不同，并且那是以一种非常温和的措辞叙述的——因为，不这样也许它就不能说——但情况却是一清二楚的。

关于这方面我不打算提出进一步的细节，因为没有这个必要。 但是，在这方面我要强调的是联塞部队的职司当然不是《宪章》的一部分；它们是在实用的基础上行事的，远远不足成为《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为了落实安全理事会的决定的那样一种联合国和平部队。 联塞部队正尽力而为，但是由于担负了受到这么样限制的任务，它对局势不能有什么帮助。 因此我们在塞浦路斯有了一种一再留驻维持和平部队的局面，而实际上需要的却是一支执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各项决议，制止侵略和入侵的联合国部队。 这不仅是在对塞浦路斯方面的失败；它也是联合国的主要问题。 塞浦路斯恰巧是象第3212(XXIX)号决议这样的大会决议的一个显著的例子，该决议是无异议通过的，土耳其也参加了表决，没有任何国家弃权，并且得到安全理事会一致的认可——我敢同任何人打赌，没有人能提出另外一个关于一个特殊的争端而不是一个全球的问题的决议是没有一票反对或一票弃权的——而这个决议却被入侵者忽视、回避和践踏了，入侵者还以此为荣而这种态度竟得到充分的支持，此景此情实是令人吃惊并将是联合国功能史上一个重要的方面。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一再的决议被人忽视这个现象现在一再的发生已经四年多了。这是一个不值得安全理事会关心的问题而被忽视吗？ 这是一个与安全理事会没有

(塞浦路斯)

什么关系的问题吗？如果它是的话，那是令人吃惊的；我实在要请大家注意，不管安全理事会任何一个理事国的事后想法如何，明确地说，事实仍然是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被忽视了。

因此大会在其最近的三次届会中特别注意到请安全理事会执行它的决议。大会在一九七六年开始表示希望安全理事会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来执行它的决议；然后在一九七七，它从表示希望进一步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建议；在一九七八年，它不仅是建议要执行并且还加上了执行完成的时限。因此世界舆论越来越是不仅关心塞浦路斯的局势，并且关心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是否执行，因为，如果没有执行，联合国的威信和效用就不存在。

在这方面我要从秘书长今年的报告里再引用几句，其中他明确地说，决议的没有执行和国际安全的欠缺

“……会损害到本组织的声望和效率，使它不能专心追求它的主要目标，就是作为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大公无私备受尊重的机构。实际的结果是，有些弱小国家再也不”——这些是他现在在联合国多年的经验之后，特别是塞浦路斯事件之后所说的话——“请求联合国保护它们的主权利。”

(A/33/1 , 第 6 页)

这对目前的案件是非常中肯的；秘书长并且继续说：

“基于上述情况和其他原因，现在一如既往，各国政府不愿意把一些冲突的局势提交联合国处理”——因为安全理事会没有效能。“非洲之角和扎伊尔近来的发展都是最好的例子。虽然我并不追究其中的理由，但我确信，如此重大的问题，既不提交这个世界组织审议，有关的区域组织又不能有效地处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就构成一种潜伏的危机，是各国政府应该关切的事。”

(同上)

我敢说塞浦路斯问题已成为一个把安全理事会的无能昭示给全世界的问题了。

(塞浦路斯)

事情明了，因为那是这儿说的，而秘书长的这些报告以前从来没有说过；只是在过去的这三年才说出来；在一九七五和一九七六，然后到一九七七年多了起来而到一九七八年则更多。我现在不是替塞浦路斯而是替联合国辩说。当联合国成立的时候，它主要的宗旨是根据宪章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是在《宪章》的第一条和序言中载明的。因此我说，从这一点上来说，塞浦路斯认为这些决议应当予以强制执行。

现在我要谈到对塞浦路斯相当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当然，执行不一定要强制执行；它可以是自愿的执行，特别是它可以是通过谈判来执行。谈判可以导致决议的执行，就象一个国际会议的情形一样，会议处理一个题目，最后安排出以协议的方式来执行。但是必须要有执行，而不管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是不可能有一个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正当办法的。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要记住，所有各方，包括土耳其和其他的每一个方面，安全理事会的全体理事国和联合国的各会员国，都完全同意解决办法应当是要能保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领土完整、主权和统一。要保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考虑到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当然可以谈判，我们也欢迎谈判，但是它们不能忽视各项决议，它们必须在决议的范围内进行。因为这些决议明确地提到迅速撤出外国占领军队、停止干涉、遣返难民以及关于宪法的问题要在两族人民之间进行谈判。宪法的问题当然是全体塞浦路斯人民关心的问题，也是两族人之间应当讨论的问题，但是关于在问题的任何解决办法中都不能忽视的塞浦路斯领土被外国占领的问题的谈判是一个涉及到土耳其的问题，土耳其应该是任何这类的谈判的当事一方。当然，我们知道土族塞人的幕后人是土耳其，他们是安卡拉的工具，但是我们要土耳其也对达成的协议负责。我们对于一九七五年八月二日在有秘书长列席的情况下达成的庄严协议有了这样的经验，与土族塞人达成的该项协议由于土耳其军队驱逐北部地区余下的希族塞人居民，不让他们有协议中所规定的生活的自由、安全和一切幸福等的种种行动而违背和否定了。

因此，我们看到，虽然土耳其是在土族塞人的幕后，但是它不接受土族塞人所

(塞浦路斯)

承担的义务承诺。因此，在将来任何的谈判——这是我欢迎之不暇的——里，必须了解到无论就什么达成了协议都必须要有土耳其加以保证，并在其后不得按照它自己的意愿说是说非。当然就象我曾说过的一样，土耳其的介入应该作为谈判的当事一方，因为它负有责任。没有别人，只有土耳其，也不是土族塞人，能够对入侵塞浦路斯和对外国势力占领该领土负责。

这些是基本的前提，必须根据这些前提来审议塞浦路斯问题；我现在要简单地提一下有关的各项决议。就象我曾说过的，有关这个案子的原始的决议是一九六四年三月二日的决议。第二个决议是不到一个月之前安全理事会通过的一项决议在这之前是大会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九日的决议。因此我们有大会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九日的决议，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决议和现在的这一决议。简要一点讲，大会第33/15号决议就象我先前所说的，建议：

“安全理事会应审查其各项有关决议在一定时限内的执行问题，此后如有必要并应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采取一切适当的、切合实际的措施，以确保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各项决议得到执行”。

这项决议之后是安全理事会第440(1978)号决议，该决议在序言部分注意到大会关于塞浦路斯的有关决议之后，说：

“认识到急需不再迟延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重申其第365(1974)，367(1975)号和以后各项决议，包括第410(1977)号决议。”

第365(1974)号决议认可了一致通过的第3212(XXIX)号决议。然后按次序下来，第440(1978)号决议说：

“要求有关各方遵守这些决议，并进行合作，在明确规定的时间内执行这些决议；

“促请两族代表在秘书长主持下，根据商定的基础恢复谈判，并考虑到上

(塞浦路斯)

述各项决议”。

因此，任何谈判必须考虑到上述各项决议，并且应当在这个范围之内，因为除非它们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否则它们就不能对这个问题谈出一个公正而持久的解决办法来——反而只不过是把情势弄复杂，制造进一步的纠纷和使得该岛和该区域的整个情势更加恶化。

我已经说明了这宗案件的事实，我们希望有可能通过谈判自愿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这是为了该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秉公处理，为塞浦路斯问题提供一个持久解决办法的唯一的途径。

主席：谢谢塞浦路斯代表对我说的好话。

名单上下一位发言人是希腊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帕普利亚先生（希腊）：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有机会为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位向你致最热烈真诚的祝贺。你的优异资格、威望以及对联合国事务的广泛经验，是这次辩论会有圆满结果的最佳保证。希腊代表团特感满足的是你所代表的国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我国有密切的友好和文化的传统联系。而且，贵国正是“九”国组织的欧洲共同体的现任主席，而这个共同体正是希腊希望在最近的将来成为其第十个成员国的。

主席先生，我也要感谢你和安理会各理事国让我能参加这次讨论。

依照秘书长建议，安全理事会决定再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期限六个月。希腊政府赞成已得塞浦路斯政府同意的这个决议。

鉴于塞浦路斯代表罗西季斯先生已经代表他的政府对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秘书长的报告，文件S/12946，表示了中肯的意见，我不须重复他讨论过的问题。

但我仍要借此机会代表希腊政府，向那些自己担负了庞大费用为联塞部队提供特遣队的会员国，以及那些为部队的维持费提供自愿捐款的国家政府，深表感谢。我们也要向部队指挥官奎因少将和联塞部队全体官兵，表示衷心感谢，他们执行其艰难的任务和人道工作的热诚与效率，可作为模范。

我也要同刚才发言的代表一道因格莱斯纳先生为他的国家奥地利担任新的重要使命，向他致贺。

适才通过的决议又一次请秘书长继续他斡旋的任务，使安全理事会随时知道进展，并在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前提出关于该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关于这点，我重申希腊政府将如以往继续全力支持秘书长的斡旋任务，并为他旨在当事双方同意的基础上恢复两族间对话所作的孜孜不倦的努力，提供一切援助。

众所周知，我们的秘书长曾以最大的献身精神和坚忍毅力，在过去数年试图促成塞浦路斯问题的公正与和平的解决。我谨借此机会向秘书长阁下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以及他的杰出同事们，特别是付秘书长布赖恩·厄克特先生和秘书长驻

(希腊)

塞浦路斯特别代表加林多·波尔先生，表示希腊政府衷心的至深感谢。

由于我即将卸除我在此地的职位，我也要向尊敬的秘书长和他的杰出同事们，为他们在履行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任务期中给我的宝贵协助，表示我个人的感谢。

主席先生，我不能疏忽的是，我也要向你和安理会各理事国，为他们每当我国代表团必须参加安理会审议时所表现的了解和同情的态度，表示同样的感激和谢意。

主席：谢谢希腊代表向我国政府和本人所说的友好的话。

发言人名单上下一位发言人是阿塔莱先生，他是根据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规定被安理会邀请的。现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阿塔莱先生：主席先生，我要谢谢你，并请你向安理会所有理事国转致谢意，使我今日能有机会向安理会提出土族塞人对塞浦路斯问题现况的看法。

主席先生，我们特别要感谢你。我们十分感激你的努力和外交才能，使联塞部队的期限得以延长。

我代表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表示我们衷心感谢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始终努力不懈，为塞浦路斯问题寻求公正和持久的解决。

我要借此机会向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加林多·波尔先生，部队指挥官詹姆士·奎因少将，联塞部队全体官兵及其文职人员，以及所有在塞浦路斯作出贡献的国家，深致谢意。

最后，但也是同样重要的，我要向秘书处的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布赖恩·厄克特先生，乔治·谢里先生，格莱斯纳先生和他们的助理，为他们效率卓著地履行他们的艰巨责任，表示感谢。

我原以为这不过是一次程序性的会议，只是为了延长联塞部队的期限。但不幸的是，我的对手如他来到联合国以后的一贯作风，又一次涉及实质问题，他再度证明安全理事会以往的会议是不算数的。因此，主席先生，请容许我不得不用他同样的态度和语调来回答他。

(阿塔莱先生)

首先，我要引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秘书长的报告(S/12946)。

在报告所述期间，希族塞人一方继续利用篡取的“塞浦路斯政府”名号，作为对土族进行经济、社会和政治侵略的工具，包括拘禁在土族塞人各港停泊的一些船只的船长。武装的希塞统一活动继续支配和威胁着南方的政治气氛。它们对于土族塞人和对于重建合法的塞浦路斯两族政府所构成的实际和可能的危害，是不用费词的。但不幸的是，报告中对这种行动无只字提及。

另一方面，第18段却直接提到“禁止携带”希族塞人行政当局“所发登记牌照的大部分私有汽车”“为娱乐和有关目的”进入北部。

事实上，这与联塞部队的责任和职权全无关系。为了安全的理由，是有一些实际限制对于希腊人租用和拥有的携带希族塞人登记牌照的私人汽车加以管制的。这类汽车的数目近月来在北部有显著的增加。而且不幸，这些汽车中有些被发现是在用来走私。

因此，这些限制完全不是对人，而是对车。它的执照绝不会限制人进入北部。相反，它便利了一些事务。如真有任何限制的话，那倒是因为联塞部队成员经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指示，拒不携带土族塞人当局所发的通行标签，那怕是临时性的。请问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究竟是禁止与一族存亡有关的一切事物——包括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利——重要，还是为了暂时安全理由，间接限制那些使用希腊人拥有的汽车的人为娱乐目的进入北部重要？

同一报告第10段说：

“联塞部队出入该地区〔卡尔帕斯〕仍然受到限制，但能在适当满意的规模上执行人道工作……。”(S/12946)

假如对联塞部队的移动有一些限制的话，那是因为缺乏与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关于这些问题的协议。这些问题虽然性质有限，但仍希望能尽速定出规则以便遵守。

秘书长报告第37段在勉强承认“似乎在北部，只要有传教士作礼拜的地方，对宗教崇拜的自由并无限制”之后，为了平衡它，就塞进了为影响本报告而作的希族塞人的恶毒宣传资料。关于被称为“两座教堂被拆毁”事件的真相如下：

八个月前由于大量降雨，当时在特里科莫仍存在的六所小教堂中有两所变得很危险，所以非拆不可。其余四所小教堂和另外两座教堂，仍然开放供村里的22个希族塞人使用。这事与宗教崇拜自由风马牛不相及。不幸，联塞部队却被这样用它来替希族塞人宣传。

关于失踪人士问题，各位代表还记得，为了解决塞浦路斯失踪人士问题，大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通过了第32/128号决议，规定设立一个调查团，由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参加，能够公正、有效和迅速地执行职务。在通过之时和其后许多场合，自从一九六三年以来便深受失踪人士痛苦的土族塞人一方，宣称它支持决议的规定，并准备和愿意立即成立有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参加的调查团，该委员会是在失踪人士方面具有专门知识和经验唯一的适当机构。

去年经直接当事各方同意所通过的第32/128号议决的基础至今不变，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却请求联合国大会就此事作出的新决议，完全不顾以前的协议并将红十字委员会摒除在调查团之外，这就清楚地说明了缺乏善意，和暴露了最初将“这问题”向联合国提出的真正动机。这种态度与目前的促成两族和解的努力是很难相容的，只是为了进行反土族的宣传而已。

因此我奉土族联合邦总统登克塔什阁下先生的指示，遗憾地告诉秘书长，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第三委员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二日通过的决议，土族塞人一方将不受其中各项规定的约束。

不过基于人道主义的关心，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继续准备合作来成立大会第32/128号决议所规定的调查团。

在我结束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要对于一事深表关切，即秘书长的报告竟然只字不提仍然有效的一九七七年决议，却加入了一个新的因素。该报告第68段说，

(阿塔莱先生)

委员会的第三名成员可“由秘书长和红十字委员会主席联合任命”。我要遗憾地指出，对这个特别问题并没有象报告中所暗示的事前协议，而不幸的是，那句话影响了两天前第三委员会关于失踪问题的辩论。

如报告第67段所载，岛上两族之间一直十分安静太平。有关的一段说：

“审查期间，塞浦路斯维持和平行动继续发生良好的作用。停火线一带的情况一直宁静无事，这主要是由于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戒备和当事各方的合作。”

我必须再度指出，如秘书长报告所载，土族塞人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四年七月在所有土族地区进行自卫，并且不得不照顾将近三万人的难民，十一年中遭遇了深重的困难，从一九七四年七月以后，土族塞人才在他们自己的区域里感到安全。

安理会从希族塞人代表刚才发言中听到的几个论点和指责，并不新鲜。虽然所有他的指责在过去已有过充分的答复，我不得不对他提出的一些论点加以评论。

希族塞人又一次责怪我们拖延塞浦路斯问题，没有尽力寻求公正和平的解决办法。这是我们绝对否认的。我们真诚相信，我们已经并且正在全力寻求在现实基础上对这问题的公平解决。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希腊一方的消极态度，才使得局势拖延下去。

各位代表将会明白，要恢复两族会谈，需要有一个安静的气氛，争端的当事各方的忍耐和善意。可遗憾的是，希族塞人的领导却尽力破坏和解的一切机会。这是符合其予谋的政策。

让我指出这个政策的一些显例。一九七七年十月五日，一位丹麦船长斯温斯先生被罚500塞浦路斯镑；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奥马尔号”黎巴嫩船主人埃及船长阿亚特先生被监禁一个月；一九七八年十月四日，意大利船长安东诺诺先生被判徒刑三月或罚款400塞浦路斯镑。

为什么？就为进入了北部的法马古斯塔港。这算公平吗？

这些就是希族塞人行政当局一贯的、邪恶的行动，旨在破坏土族塞人的经济，

(阿塔莱先生)

与其实施恶毒的国际经济封锁在经济和政治上孤立土族塞人社会的全盘政策相符。我深信这是联合国任何会员国都不能接受或原谅的。

的确最令人失望的是，尽管大家在努力创造有利于恢复两族会谈和消除两族歧见的气氛，希族塞人领袖们却加强其对土族塞人社会的恶毒经济战争，并同时继续发表敌视我族的言论。这些打击土族塞人社会的行为，显然违背了联合国所有要求双方终止任何单方面行动的决议。

希族塞人必定明白它的敌对行为是不可能增进两族之间的信任和信心的，而信任和信心肯定是永久解决办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而且，希腊报纸、广播和电视每天都在制造反土族宣传，希族塞人领袖们也不断发表挑战性言论，甚至见于他们的公开演讲。

斯派罗斯·基普里亚努先生于一九七八年九月间访问纽约，当他在该市无线电广播电台对希族人讲话时，他就曾经十分公开地说：

“我们（希腊人）将继续我们的长期斗争，一直到希腊国旗再度在法马古斯塔、凯里尼亚、莫尔富和卡帕斯的堡垒上兴起，迎风飘扬为止。”

这段话对于塞浦路斯显然肯定不是吉兆。它违背了联合国决议以及两族达成的关于在伙伴的基础上建立两族的独立联邦共和国的协议。而且，它肯定要引起人们严重怀疑希腊领袖们的真心诚意。这的确是个讽刺，因为他这段话与包括克里索斯托莫斯主教在内的希族塞人其他领袖们最近表明要将“土耳其人驱赶下海”的言论非常酷似，而同一个人不到两个月以前却在大会表演了一场从他过去记录看来可算是装扮得动人的戏，宣称他怎样地爱土族塞人，想使那个庄严的机关相信他。

对于所有深知塞浦路斯问题的根源和背景的人来说，希族塞人领袖们爆出这些话来是可忧虑的。希腊问题以暴力形式始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间希族塞人攻击土族塞人，企图使两族的塞浦路斯岛希腊化。两族政府的土族塞人伙伴拒绝向两族塞浦路斯的希腊化屈服，英勇抵抗了十一年不让它实现。正是这种抵抗挽救了两族的塞浦路斯的独立。

(阿塔莱先生)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的希族政变是篡夺塞浦路斯全部权力的一种新的企图。政变的最终目的也是要毁灭反希塞统一的土族塞人分子。若不是土耳其赶来挽救了局势，今日基普里亚努先生和其他希族领导人就会为他们数百年来美梦的实现而欢呼了。

我想要对适才通过的决议表示意见。决议中提到了我们为了已向安理会说过的理由不承认的塞浦路斯政府。因此，我们也不能接受整个决议。

不过，我愿正式列入记录的是，土族塞人这方面同意延长联塞部队的任期，并一如以往准备随时以一九七七年二月的登科塔什-马卡里奥斯的准则为基础，在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主持之下，恢复两族的会谈。

土族塞人一方相信，联合国各项决议的实质和精神是要通过两族会谈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我们也坚决遵守在这些会谈各个阶段达成的协议。这些协议之中一个是一九七五年八月二日在维也纳第三回合会谈中达成的人口交换协议，它为成立共有两个区域的联邦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铺好了路；另一个是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二日登克塔什总统与故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有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在场达成的四大要点纲领协议。这个纲领规定建立一个独立的、不结盟的、两族的、两个区域的联邦共和国。

我要再次促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一事实，鉴于岛上目前实况，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规定已不再切合实际，因此必须更改以符合当前的局势。

我在结束发言时，必须再一次强调，尽管岛上弥漫了恢复两族会谈和建立永久和平的积极气氛，可是今日仍然没有最后解决办法，其责任却不在土族塞人这方。土族塞人一方在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三日提出了关于塞浦路斯问题宪法和领土两方面的新提议，秘书长曾称之为“具体、实质和内容丰富的”，因此我方已经履行了在恢复两族会谈上全部义务。希族塞人未经任何认真考虑就一怒之下拒绝了这些提议。后来我的总统登克塔什先生最近发表一项声明，重申土族塞人一方相信。

“……希族和土族塞人应当举行持续不断、积极和满怀诚意的谈判，以期

(阿塔莱先生)

对塞浦路斯问题获致公正、持久和双方均感满意的解决办法。”

他还表示愿意亲自与基普里亚努先生相会，

“……不论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与他讨论问题，甚至没有议程也可以。”

但是基普里亚努先生和希族塞人领袖们对所有这些呼吁的答复只是对土族塞人和土耳其的恶毒攻击和宣传。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殷切希望希族塞人会很快回到谈判桌旁，和进一步约束自己，以免逼得土族塞人一方采取极端的措施。

主席：谢谢阿塔莱先生对我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他回到会议厅旁他的席位就座。

发言人名单上下一位是土耳其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主席先生，我热烈地祝贺你担任十二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并对你有效而又技巧地主持关于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和平部队的任务一事进行的协商，深表感谢。在对你那卓越的才智、杰出的外交手腕和经验致敬的同时，我还要强调指出，我们看到一个同土耳其在所有领域一贯保持亲切和建设性关系的国家的代表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感到特别满意。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再度向秘书长表示，我们对他在斡旋任务的范围内为推动谈判进程所作的不知疲劳的努力给高度的评价。

秘书长派驻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加林多·波尔大使，对付秘书长厄克特先生及其属员为达成任务所作的努力也值得我们赞扬。

我还要表扬部队指挥官奎因少将，并要再次向联塞部队的全体官兵及其民政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此外，我要再次感谢为联塞部队提供军队和经费的那些国家。

我要简单地解释一下我国政府对于安全理事会刚通过的第443(1978)号决议

(土耳其)

所持的立场。就象在以前关于同一问题的决议里一样，这个决议在序言第三段里毫不相干地提到了塞浦路斯政府。安理会应当了解我们在这方面从未改变的基本立场。由于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发生那次臭名昭著的政变之后的事态发展，今天塞浦路斯存在着两个不同的行政当局。这个事实于一九七四年七月三十日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上已为三个担保国，即土耳其、希腊和联合王国所承认。提到所谓的塞浦路斯政府这个在我们看来在法律上和实际上都不存在的东西，只会混淆视听，特别是因为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二日登科塔什和马卡里奥斯协议的基本纲领为一个独立的、不结盟的、两族的联邦共和国打下了基础，也为分离的土族塞人行政当局和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双方的合并提供了条件。因此，要我们这一方对维持塞浦路斯和平的努力予以合作的条件就是不能有塞浦路斯政府这个概念。

这个决议的执行部分包含两个主要部分。首先它把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又延长了六个月。代表奈尔·阿塔莱先生通知安理会，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同意这么做，听了他的话，我们赞成延长。不过应当指出，阿塔莱先生再一次强调需要审查一九六四年所订的部队任务，以便使它适合塞浦路斯当前的情况，以及这个问题的新的缩小了的范围。

这个决议的执行部分的第二个重要成分是它重申了第367(1975)号决议执行部分第6段所定秘书长在希土两族谈判上所负的斡旋任务。土耳其政府曾经在许多场合声明过完全支持秘书长的斡旋任务。我们认为在秘书长的斡旋任务范围内进行两族谈判是根据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二日登科塔什——马卡里奥斯基本纲领协议使塞浦路斯问题获致一项公平持久的解决办法的唯一有效做法。

现在我想就塞浦路斯非政府的大使的发言或训词说一句话。我只想很简单地说，多年以来我们同罗西季斯大使在这个桌子周围交换意见，现在我听说他要回国了。但是他不克制自己，在离开之前放了一箭，使我感到遗憾。自然，他的发言照常充满了歪曲和误解。

我只简单地指出，他提到了大会第32/12号决议，那个决议是我们同意的，

应该以总体来看，我们认为那个决议的要领是应当进行谈判，塞浦路斯问题的所有其他方面都可以在谈判当中予以处理。

这是我们的立场，也正是我们现在要做的。

主席：我谢谢土耳其代表对我的国家和我所说的客气话。

哈尔拉莫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代表团仔细地研究了联合国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问题的报告（S/12946），同意报告中所载把该部队驻塞浦路斯的期限再延长六个月。

事实上因为塞浦路斯及其附近区域的局势演变不能不使人极端关心，于是就有这次延长的需要。那里仍然存在着对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威胁。仍然有人企图分裂塞浦路斯，消灭统一的塞浦路斯国。由于不断受到外力干涉，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正常生活遭到破坏，塞浦路斯希土两族之间的历史联系被打断了。

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为了解决塞浦路斯危机而通过的各项决定未曾获得遵守。安全理事会最近讨论了塞浦路斯问题的实质，并通过了一项决议，对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没有进展表示深切关注，呼吁执行它以前通过的关于塞浦路斯的各项决议。

从塞浦路斯危机暴发之初起，苏联即一贯主张以无条件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及其不结盟政策为基础，设法寻求一个解决办法。先决条件就是撤退岛上的外国军队，撤销外国基地。

苏联认为在目前情况下，重要的是要尽力恢复塞浦路斯希土两族之间彼此信任合作的精神。塞浦路斯的内政应由塞浦路斯人自己来解决，同时考虑到岛上希土两族的利益和权利。苏联反对背着塞浦路斯人民，企图按照若干国家或军事集团的狭窄利益来设法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我们也反对任何人把自己的计划和决定强加给塞浦路斯。

苏联赞成立即全面执行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的各项决定。我们相信，在联合国范围内召开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塞浦路斯问题国际会议，会对按照这些决定来解决

(苏联)

塞浦路斯问题具有促进作用。

苏联代表团不反对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期限再延长六个月，在这方面我们考虑到了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赞成延长这个事实。我们之所以不反对，也是因为据了解，部队经费将继续在自愿捐助的基础上来筹措。

巴顿先生 (加拿大)：主席先生，你刚刚主持了第三十四次延长联塞部队期限这件事。我因为自己也曾安理会主持过延长联塞部队期限的事，我很能理解你所面临的任務有多重，对于你进行协商，达成我们方才所作决定的方法，我愿向你表示钦佩。

我现在说话是因为这可能是加拿大在它这次任期内在安全理事会发言的最后一次，并且因为我国在过去十四年多以来有大约20,000名加拿大人驻扎在塞浦路斯，我感到我要说几句话。

我们很高兴能看到秘书长的清楚而全面的报告(S/12946)里说在过去六个月内维持塞浦路斯和平部队继续发挥作用，特别是停火线一带的情况继续平静无事。但是事实仍然是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在那里待得太久了。这支部队是一九六四年派遣的，目的是协助恢复正常状态，减轻由社区间纠纷所造成的痛苦。他们在那里已有十四年以上，我要说在这期间希土两族很少有朝向长期地、和平而公平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前进的迹象。

有趣的是，虽然社区间协商最近没有什么进展，并且我们在过去一、两天内已经看出关于寻找和统计两个社区失踪人员的调查机构的组织办法没有能达成实际协议，虽然事实上关于成立这个委员会一年前已得到了高阶层的同意，但是，经过一年的协商之后，两个社区却能够就尼科西亚的一个污水处理系统达成了一项协议。

看来争端的当事各方自己对缓和局势的工作都不热心，我们不知道他们以为国际大家庭把金钱和资源大量花费在这个局势上还能有多久。我认为国际大家庭在这个特殊案件上已经接近了耐心的限度。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们知道为当事各方进行协商获致协议的门是开着的。秘书长报告说他和当事各方已经收到了一些具体

建议，希望能对恢复社区间协商进程的展望有所帮助。我国政府附和这些建议，认为可能是恢复有意义的、持续不断的协商的基础，我们敦促有关各方把握机会，在合作的精神上进行协商，以便获致一项解决办法，好使塞浦路斯享受它的公民必定渴望已久的和平。

我们要向部队指挥官、联塞部队的官兵以及秘书长属下所有支助联塞部队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我马上就要离开，参加在这个建筑物内举行的另一个会议，因为这可能是我在这里发言的最后一个场合，所以在我结束以前，我要说过去两年对加拿大代表团来说是一段很值得纪念的经验。我希望我们对安理会的工作作出了贡献。我确信我本来可以提出一个动议，并且会有五个代表团支持，这个动议就是把现时安理会的成员任期延长一年，但是我避免这么做。我要对安理会所有的同事说，我们相处得极为融洽，我们受到秘书处、秘书长，特别是格莱斯勒先生的帮助不少，格莱斯勒先生就要离开这里去从事更新更好的事业了。

主席：我谢谢加拿大代表的发言和他对我说的客气话。我要在这个场合提出来，我们今晚通过的决议的基本内容是加拿大代表的贡献。

哈里曼先生（尼日利亚）：我们仔细看了秘书长的报告，尼日利亚一直支持把联合国派驻塞浦路斯和平部队的期限延长，就象它支持延长派驻其它地区的部队期限一样。但是我不能不在这个场合象过去一样重申，维持和平的行动不能变成对于军事占领和干涉的后勤支援。我在论到朝鲜、塞浦路斯、中东，包括最近论到黎巴嫩时，都曾一再说这一点。这并不是轻视秘书长所作的努力，实际上却是强调那些在塞浦路斯制造混乱和问题的人应当开始遵从国际社会的公意。

我还以为在塞浦路斯驻扎维持和平部队不应当给土耳其侵略者安慰，他们决定派军队登陆塞浦路斯，向该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提出挑战。我相信如果这种作法变成国际关系上的样板，如果国际社会继续象加拿大代表方才说的那样，如果我没听错的话，这是第三十四次自动批准延长和平部队的任务期限，而塞浦路斯的气

(尼日利亚)

氛却没有任何相当的进展或改善，象我提到的其它地区一样，那么我们在安理会就是没有尽职，没有担负起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和义务了。

我还要指出，在希塞统一运动和土耳其对塞浦路斯作部分的军事占领之间，我们绕了一个圆圈，我们应当好好地从小浦路斯的这一情势领取教训。但是，让我们回想一下，在故总统马卡里奥斯的伟大领导之下，把希土社区极端分子想要把塞浦路斯和希腊统一起来的愿望压了下来。他用同样方法致力于保护土族塞人，保证它们不再受到不公平的待迂。但是故总统没有看到他的目标获得成功就去世了。

我相信国际社会继续一致支助塞浦路斯显示出我们希望土耳其采取的行动是什么。我不相信土耳其部队驻扎在塞浦路斯部分土地上对于解决问题有任何帮助。我们希望塞浦路斯政府——我对土耳其代表称它为“非政府”感到遗憾——继续克制自己，并希望问题不久就能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鲁宾逊先生（联合王国）： 我不想随从旁人再就一些较为广泛的问题发表意见。 近在上个月我们才在安理会进行了广泛的实质性辩论，我认为现在再辩下去没什么用处。

我国政府乐意使这项任务再延长六个月。 我国政府希望在今后六个月内使英国分遣部队大致维持目前的实力，我们将继续支付我国分遣部队的全部费用和我国对于联塞部队的后勤支持的费用，因为我们仍然相信，联塞部队在维持塞浦路斯的和平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们愿对在那里辛勤不倦地努力服务的官兵们再次致谢。

我们相信，这些问题并不是本来便不能解决而是问题的解决需要双方都愿意让步，并且承认对方的需要和愿望。

为了这个理由，我国政府继续促请双方采取积极而灵活的步骤来恢复两族间谈判，我们认为这是最有可能达成大家所愿见的满意结果的工具。

勒普雷特先生（法国）： 六月间，我们比予定期限迟了几个小时，才延长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 当时我们曾表示，那种局势是令人遗憾的，我们还指出了可能的危险。 目前多亏当事各方的贤明和您，主席先生的智谋，我们已经及时达成一项决定，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秘书长在他于十二月一日提出的报告中指出，联塞部队是不可或缺的，无论从维持塞浦路斯的平静或从便于寻求我们大家所希望的和平解决来说，它都是必要的。 我们比以前更应该利用这项决定，来谋求谈判解决，为此必须在各方都能接受的基础上恢复两族间的会谈。

法国政府借这个机会再度向秘书长表示信任，并在若干有利的事态发展使他的斡旋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需要的时候保证支持他。 因为审议的期间没有任何严重事件发生，订火也获得了尊重，我们感到很高兴。 我们希望，部队可以获得进一步的行动自由，特别是进出观察所的自由。

最后，我们希望秘书长为解决失踪人士问题所作的努力获得成功。

(法国)

我国代表团要感谢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加林多·波赫尔先生和部队指挥官奎因将军以及各位官兵和平民人员。我们对他们所从事的任务明确表示支持和赞赏，我们仍然需要执行这样的任务才能获取和平。

由于这可能是今年内最后一次会议了，我也要同已经提出评论的人一道，表示一下我国代表团对于各位即将任满的同事的感激。他们在一些困难时刻所表现的合作和友谊精神使安理会的工作化难为易。我祝愿他们在联合国的工作获得更大的成就。

主席先生，今后我肯定还会有其他机会向你表示我是多么珍视我们之间的最佳信任及友谊关系。现在请容我为此向你表示感谢，并通过你向历来同法国保持密切友好关系的贵国致敬。

最后，我要对受托承担重大任务的帕波利亚斯先生致以最好的祝愿。虽然我们失去这样一位宝贵同事和好朋友而感到失望，可是我们知道和平与合作事业却增添了一位天才的鼓吹和同盟。

主席：感谢法国代表对我本人和我国所说的友好的话。

由于没有别的代表等着发言，我现在就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在结束安理会这项辩论时，我要对有关各方表示感激，它们同安理会合作并表现了善意和妥协精神，使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得以延长并使我们的会议远在明天午夜的期限到达之前就可结束。我还要感谢安理会各理事国对这个问题采取了有用的态度，使我们能够通过最低限度的辩论以一致意见通过当前的决议。

这种合作精神使我感到主持安理会会议是件乐事。

我知道这种善意大部分要归功于我的前任，加蓬代表的不懈努力，他在上个月主持了长久的复杂谈判使安理会再次就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达成协议。我特别要为他的成就表示感谢。

在结束一九七八年这最后一次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辩论时，我想我理应向即将

去安卡拉接受新职的帕波利亚斯大使说句告别的话。他一向对安理会有关塞浦路斯的多次讨论都有所帮助，他善于判断如何求其可行。如果说，我们的辩论大体上还能够避免过分苛刻，那主要是归因于他脾气好。如果说有谁能够改善土耳其和希腊的关系，我们相信，我们的朋友帕波利亚斯大使便是这个人。

我不知道安理会是否还要在十二月间召开会议。实际上，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但是另一方面，今天的会议也很有可能就是本月的最后一次了。因此，我要代表我个人和我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为我们在安理会的两年任期内经常获得的合作和谅解，表示诚挚的感谢。

当我们想起政治立场尽管有基本的分歧而安全理事会中伙伴精神和事实上，友情仍然洋溢时，我们要离开安理会议席的确深感临别依依。不过，我们确实是松了一口气了，我们已无需要承受诸如会议迟迟才开始一类的负担了。

在评价过去两年内的成就时，我国代表团对已经取得的成就颇感满意。不过，我必须代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明白表示失望的是，我们不曾在今年年底以前就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在今天的议程上——取得原先希望取得的成就。尽管我们不再是安理会的理事国了，我国政府仍将积极关心如何使纳米比亚在国际确认的条件下实现的自由与独立。

现在我又要以安理会主席身分执行职务了。

我要代表安理会全体理事国向即将于今年年底与我本国代表团一同离开安理会的那些代表团，表示我自己和安理会的最好祝愿。我想在坐各位都会同意我说，加拿大、印度、毛里求斯和委内瑞拉的代表团在过去两年内对安理会工作和本组织的目标作出了令人长久纪念的贡献。至少一部分由于它们的常驻代表和它们的代表团的努力。往年安理会内时常看到的对抗精神过去两年已幸喜大半为合作和协力同心的精神所代替。

安全理事会因此得以致力于执行其任务但是还有许多方面有待努力。

我希望安全理事会其余的理事国以及将于一九七九年加入安理会的理事国在从

(主席)

事今后的工作中发扬勇气和智谋。要世界舆论对联合国有信心就必需有个发挥良好作用的安全理事会。

我要代表安理会所有理事国向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表示赞赏和感激。他和他属下工作人员很妥善地处理了安理会本年放在他们肩头的重担。我只要在此一提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成立和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一切预先规划工作，包括派遣阿蒂萨里先生到纳米比亚去的事情。

在今年将近年终的时候，我们要对那些在塞浦路斯和世界上其他冲突地区为维持和平而守备的官兵们致以最好的祝愿。

我也要特别感谢因被任命为奥地利驻安理会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大使而即将离开我们赴任的海因里希·格莱斯纳先生。我不很清楚到底有多少历届安理会主席依赖他的咨询意见。可是有一点是确定不移的：历届主席若没有海因里希·格莱斯纳提供咨询意见和指导便会不知所措，我们为他衷心致力于安理会和本组织的工作向他致以最高敬意。他因本国政府现在的决定而增光，我想，整个安全理事会也可以因他的新职而同感荣幸。

最后，我祝愿在坐各位和你们全家节日顺适，新年快乐、成功。

发言人名单上希望发言的人都已经发过言了。不过，有三位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最先提出要求的是塞浦路斯代表，现在我请他发言。

罗西季斯先生（塞浦路斯）：我并不想在行使答辩权的时候，扰乱这里的庆贺、祝福和道好的气氛。

我只想说明，我的全部发言只是摆出事实而已。这样做时绝不涉及反对任何方面——个人或某一国家——的意思。但如果事实本身构成一种指控——而这些事实的确是事实——当然，被控一方就受到触犯了。但这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在我的发言中，我根本不曾提到土族塞人，他们的确对我所指出的、有关塞浦路斯局势的事实不负责任。土耳其占领军不撤出、外国干涉不终止、由于占领军不准许而使难民回不了家园，这一切都是土耳其的责任。

但是，对我的发言土耳其代表不作答复，答复的却是土族塞人。土耳其代表只是一动不动，间或说话也只说：“误传误述”。不过，他当然无法否认这些被他称为误传误述的事实啦。什么叫误传误述呢？是否要求外国占领部队，即土耳其军队不再延迟地迅速撤出塞浦路斯的许多安理会决议也包括在内呢？

至于那位土族塞人的说法，我首先要指出，他不尊重本理事会的规则。我当时不愿提出程序问题以免浪费时间。但是，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列席发言的人根本无权把本组织的一个成员国——获得联合国全体成员承认的国家——称为“非政府”，并且不以公认的职衔而以另外的名称来称呼这样一个国家的代表。

这一问题已经提出过，据法律专家的意见，在这里没有权使用其他名称。我相信美国曾经在几年前提出过这个问题，即：联合国会员国在安理会正式发言时不能对另一国家随便称呼。而且，一个只是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来列席提供资料的人，又不是一个国家的代表，更是无权用这样无礼的方式来称呼一个会员国。我相信，您，主席先生，或另外一个人，例如秘书长，应该请那些根据第三十九条来到这里发言的人注意他们不能有这种行为。

总之，阿塔列先生是以个人身分发言的。他可以随意称呼他自己，例如塞浦路斯联邦代表，而这样一个联邦是不存在的，因为首先必须在塞浦路斯有个联邦，而事实上却没有；因此，这显然是个假代表。而这个所谓塞浦路斯联邦是什么呢？

它是因土耳其进行侵略的结果而被土耳其占领的地区。它占了塞浦路斯领土的百分之四十，说是为了保护土族塞人的权利，而土族塞人却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十八。这个地区拥有全岛资源的百分之七十。目前，他们移走了这些资源，从土耳其移来人口，并用从本地希族塞人多数——已经被驱逐的那百分之十八——篡夺所得的财产来安置他们，却用一个名称来称呼这种国际罪行，武装占领、驱逐原有住民、从外界大量移入人口来篡夺他们的住房和土地。土族塞人原有住民现在只占这个地区人口的百分之十八。其余的是从其他地方移入的，并无权享有那里的财产和土地。他们把这种国际罪行叫做“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应该为这项罪

(塞浦路斯)

行负责的一个联合国成员国竟把这种情况说成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实在令人惊奇。

下一个问题是：土耳其代表能不能把另一个会员国政府叫做非政府呢？这些并不是事实，但我在发言中所指出的都是事实，如果这些事实冒犯了谁，那是因为它们是实际罪行。但他在指名道姓时却提不出事实来。

总之，重要的是：阿塔列先生的声音并不是土族塞人的心声。我们很清楚并且有大量证据证实：土族塞人对于北部地区的局势很不满意。塞浦路斯前任付总统库楚克先生曾在公开发言中指出，自从遭受侵占，这个岛国天堂已经变成了“地狱”。这可是他说的话啊。

所以说，这才是土族塞人的意见，而不是到这里来充当侵略者工具的人的意见，这样一个工具并不以塞浦路斯人的身分发言，而是在国家遭受侵略的时候同侵略者站在同一边。因此，我说，阿塔列先生所说的话适足以支持我说过的话。我不曾提到土族塞人，但这支持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土族塞人是安卡拉的工具。这是谈判问题的根本。谈判需要诚意。我希望他们将表现诚意和信实，以便我们可以为了解决问题而展开真实的谈判，但谈判的对手不能是假装代表土族塞人和在谈判中代表土族塞人的侵略者工具。这是使谈判难于进行的问题。但是，我们希望，尽管有这一切困难，从进行合理谈判以求解决问题的意义上来说，这个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首先，我要同大家一道向正在前往我国首都安卡拉的同事帕波利亚斯大使祝贺。有他这么一位卓越的外交家和这么能干而有魅力的人到我国来，我们感到很荣幸。我知道，他不仅将大大有助于解决我们两国之间的问题，还将大大有助于解决有关我们两国的问题。我要再度祝贺帕波利亚斯大使，并祝愿他在我国服务期间一切顺利。

接着我要回到今天在安理会发生的一段极不顺心的插曲。尼日利亚代表充分证明，他对这一问题的真相根本不了解——一点也不了解，他也不想努力去了解它。他谈到土耳其进行侵略。他谈到占领，事实是没有占领。也不曾有什么侵略。侵略

行为是希腊军政府对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政府发动的。罗西季斯先生和希族塞人代表为了宣传的目的一再使用这些说词，我们是听惯了，但象尼日利亚这样一个大国竟变成这种宣传的工具，并助长这种宣传的目标，确实令人感到遗憾。

没有谁在侵略，也没有谁在占领塞浦路斯。土耳其军队是维持和平部队。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九六四与一九七四年之间，尽管驻有联塞部队，塞浦路斯还是不曾有过和平。但从此以后，塞浦路斯便有了和平了。因此，我极力反对他所说的话，并对他在安理会议事厅内说了这些话深感不满。

或许，这将有助于尼日利亚代表了解我一再把希族塞人当局叫做“非政府”的原因。希族塞人当局声称因这一文件，即塞浦路斯宪法，而具有合法性。但他们已经把它撕成片片。他们已经把它歪曲了。因此，它已不再存在。当塞浦路斯成为联合国的一个正式会员国，获得土耳其共和国的祝福和拥护时，是有一个塞浦路斯共和国存在的。现在在塞浦路斯还有什么呢？且让我为你们宣读一下现已不存在的所谓塞浦路斯宪法第四十六条对塞浦路斯政府的组成是怎样规定的吧：

“为确保行政权力，共和国总统和付总统应有一个由七名希族人部长和三名土族人部长组成的部长会议。下列各部，即外交部、国防部或财政部之一应由土族人担任部长。”

土族人担任的部长现在在那里？这个塞浦路斯政府是什么政府？照说应根据宪法成立的部长会议又是什么呢？他们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被踢开了，这个所谓的政府篡夺了塞浦路斯的权力。因此，我说它是“非政府”。我们试图在一个联邦国家中通过两族间的谈判产生一个合法的塞浦路斯政府。这是在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和登克塔什总统于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二日达成的协议中同意的了的，现在让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吧！

令人遗憾的是，罗西季斯先生又说土族塞人社区是土耳其政府的工具。这绝对不真确。罗西季斯先生出国有一些时候了，他可能不知道本国的事态发展。希族

(土耳其)

塞人社区的政治局势有了重大的改变。他们讨厌本国代表的拖延战术。他们讨厌到国际机构去，试图获得责怪这、谴责那的决议。他们要的是塞浦路斯的和平。那些难民中有些想尽快回到家园，而希族塞人社区领袖的所作所为却使这一切成为不可能。

如果我引述一下塞浦路斯希族最大政党希族塞人劳动人民进步党代理秘书长安德烈·范蒂斯先生于十一月七日在尼科西亚庆祝十月革命时在希族塞人报刊上发表的声明，或许会有助于反应希族塞人社区内的这一趋势，他说：

“即使联合国也无法强加一项可为双方都能接受的公正持久解决办法。通过积极谈判订出这种解决办法的责任应由土希两族承担。如果我们想要达成一项迅速的解决办法，我们便必须郑重宣告，我们准备在马卡里奥斯和登克塔什所达成的纲领协议范围内开始谈判。我们必须在这个范围内要求瓦尔德海姆博士就他能力和职责所及采取更有效的行动。”

哈里曼先生（尼日利亚）：我不想把理事会的时间浪费在争辩上。我只是想说当土耳其代表说尼日利亚变成塞浦路斯的工具时，大概本理事会的成员都觉得很好笑。如果他曾仔细听的话，他就会知道我说尼日利亚不支持在任何国家为了保护另一国家利益登陆部队，也不支持用维持和平部队来作这种占领的后勤支援。我很高兴该代表说土耳其有军队在塞浦路斯。那就是我当时所说的。

罗西季斯先生（塞浦路斯）：为了答复土耳其代表的话，我要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能否认土耳其有入侵塞浦路斯的罪吗？他能否认在他所谓的维持和平时期，曾在岛上对不设防的城市使用凝固汽油弹，以致成千无辜人民丧生吗？他能否认使用凝固汽油弹烧毁广大的松林，在塞浦路斯只是为了破坏而造成极大的损害吗？他能否认种种违反人权的罪行，有红十字会作见证并且是欧洲人权委员会一件报告的主题，《星期日太晤士报》说它是对土耳其极大的控诉，土耳其为这些罪行被控告并有被逐出欧洲理事会的危险吗？

他能否认这些罪行是十分清楚，每一个人都知道的吗？他能否认他以那样奇特的天真无罪的面孔称为“土耳其联合邦”的这块领土事实上是用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想象的那种国际犯罪行为占领的领土吗？他能否认20万的人民——岛上全人口的三分之一——被强迫赶出他们祖传的家园和财产，这些家园和财产被从土耳其运来的外国人篡夺了去吗？

这些罪行是土耳其所犯的，他却要责备安全理事会的成员，象尼日利亚代表认识到了这些事实，以最温和的态度表示支持《联合国宪章》和世界和平以及反对侵略，就要受责备。他能否认这是侵略吗？他说他们进入塞浦路斯是为了执行保护土族塞人的维持和平行动。从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区大量运来四五十万粗野不开化的土耳其人，把他们放在土族塞人中间，使土族塞人遭受他们罪行的损害，这是保护土族塞人吗？

这是和平行动，还是依照土耳其的分割和并吞政策，用武力改善塞浦路斯人口状况，把希裔和土裔人民一同毁灭的行动呢？

(塞浦路斯)

一个国家在安全理事会中否认他人说的每句合乎实情的话，并试图责备依照宪章保护其权利的国家，它既然行为如此，诚意何在呢？

我不想占用更多的时间发言，因为事实胜于雄辩。明白事实的每一个人——无人能漠视事实——都应该能够象尼日利亚代表一样作出判断，我要表示我们十分感谢尼日利亚代表说实话，维护正义。

主席：在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科威特代表，他也不想行使他的答辩权，我现在请他发言。

比沙拉先生（科威特）：我国代表团希望刚才通过的决议将对促进塞浦路斯的正义和平有所贡献。主席先生，我们对你和你的创见以及你不懈的努力表示真诚的敬意。我们将怀念你。我尤其要怀念你，因为我们在过去十二个月中时常交换香烟。我们同你和其他安理会的成员一道服务了一年。我们从他们的智慧得到很大的益处，这也是我们大家将要怀念不忘的。

我国代表团的确将要怀念他们这种智慧和高见，这是我们十分需要的。我国代表团也将以失去这种智慧为憾。但是我们希望而且确实知道即将出任的成员和理事会现有的成员将会弥补这种损失的感觉。

我国代表团祝希腊代表在其新的任务上一切顺利。他的新任务的确是很艰巨的，我们确信他将能成功地面对这项任务。这也是对他的才干的有力证明。

我们也将惦记我们的朋友格莱斯纳先生。我们祝他在伦敦一切顺利。

关于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的问题是，有时候我们以为它们是能自动贯彻执行的决议。它们不是的。这些决议很少是着重行动的，象关于制裁南罗德西亚的那些决议一样。但是一般说来这些决议可作为一些成员国尽最大努力的准则，它们根据安理会决议中所载准则，对有关各方运用它们具有政治的影响，努力使问题获得公平解决。

我应该强调这一点，我们不应把安理会的这些决议当作是能自动贯彻执行的，因为似乎我们没有注意到执行这些决议所需要的努力就想从通过决议来获得慰藉。

(科威特)

最后，主席先生，我们祝你和安理会的所有成员，还有秘书处的成员，圣诞快乐，新年幸福。

主席：我要为科威特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向他表示我个人的谢意。

下一位发言人是土耳其代表再行使其答辩权，我现在请他发言。

埃拉普先生（土耳其）：我将很简短地发言。我不责备罗西季斯先生在这最后的机会发泄其心中自我产生的恶毒的话。我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我否认这个，我不否认那个吗？在这很迟的时刻，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是的，我否认。

主席：我获悉阿塔莱先生想要向理事会再次发言，理事会原是按照临时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他发出邀请的。经理事会的同意，我现在请阿塔莱先生在理事会议席就坐发言。

阿塔莱先生：主席先生，谢谢你让我第二次发言。你曾一再地听罗西季斯先生大发宏论。他并无高见可给安理会的成员，对于为塞浦路斯问题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也没有帮助。我把它归因于他的年令，甚至于他个人的野心。在他就要退休的时候，我一再恳求他为改善塞浦路斯希土两族的情况而工作。

在他快要退休的时候，我们原是盼望他会改正他在联合国的记录。他现在已经失去了他最后的机会。因此，我忍住不回答他那毫无根据的控告。

主席：塞浦路斯代表要求行使他的答辩权，我现在请他发言。

罗西季斯先生（塞浦路斯）：对“你能否认这一事实吗？”这个问题，只是回答“是的，我否认”是不够的。一个人应说“是的，我否认，因为……”。只是说“是的，我否认一切”而不把否认的理由说出，是很幼稚而且无效的。

其次，我认为对阿塔莱先生所说的话不需要加以回答，因为事实摆在那里。如果他们想要改善情势，他们一定可以用正当行为，来达到目的——不是时时刻刻，天天当侵略者。直到现在他们还在从北部驱逐人民。今天我们还接到北部其余希族塞人必须搬迁所受苦难的报告。这些事实不是只用没有意义的话和名字所能否认的。因此，我想没有必要对那些在这里讲的话加以回答。

(塞浦路斯)

我一生的工作就是主持公道正义。 他们知道得很清楚，我是没有怨毒恶意的。我只是主持公道正义——这是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每一个成员的责任。

主席：最后一个发言人是希腊代表，他想作结束的发言，我请他讲话。

帕普利亚斯先生（希腊）：主席先生，我要向你，向法国大使雅克·勒普雷特先生，向土耳其大使埃拉普先生向科威特大使比沙拉先生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很感激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我愿向你们保证我将尽最大努力来证明对我在安卡拉的新使命所表示的信任是正确的。

主席：我谢谢希腊代表的发言，我相信我可以代表理事会的所有成员祝他幸运平安。

安全理事会现在结束了它现阶段对本项目的审议，并且可能结束了它十二月份以及一九七八年度的工作。 让我重说一遍我以前说过的话，祝这会议厅中所有的人——不只是会议桌周围的人——和他们的家庭假日平安，新年快乐。

下午七时十五分散会